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下册

〔美〕汤普逊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珍藏本)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300—1300年)

下册

〔美〕汤普逊 著

耿溪如 译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出版说明

从 1981 年开始,我馆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移译世界各国学术经典,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所列选的著作都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先后分辑编印,迄今为止,出版了十辑,四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



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想奇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为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今天,我们各行各业的英才大都受过这套丛书的影响和熏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学人心血的结晶。许多学界领袖、著名翻译家和出版家都以深厚的学养、严肃的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投身于这套丛书的谋划、厘定和翻译、审校工作。没有他们虔诚的治学精神,也就没有丛书的品质和风格。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百年品质的传统。商务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以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为代

表的外国学术名著,20年代又规划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50年代后期更致力于翻译出版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中断,及至80年代,辑为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百余年来,商务人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用文化承续国脉,“日新不已,望如朝曙”。

基于此,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同时,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向几十年来为这套丛书做出贡献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是佐证。我们会把此次珍藏本的出版看做一个新的开端,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规划和出版工作,使其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必要的文明情怀,成为一个日渐昌盛的国家必要的文化积淀,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9年3月



目 录

第十七章 十字军时期的意大利(1100—1300 年)	1
第十八章 十字军时期的法国(1095—1270 年)	59
第十九章 霍亨斯陶芬德意志(1125—1273 年)法兰 德斯和低原国家	96
第二十章 日耳曼人向东扩展和殖民	121
第二十一章 斯干的那维亚	155
第二十二章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西班牙(711—1284 年)	164
第二十三章 中世纪的商人旅行、市场和市集、香宾市 集、贸易管理	189
第二十四章 新寺院团——克伦尼派、息斯脱西安派、普 勒孟斯特派、法兰西斯派、多米尼克派	242
第二十五章 教会和封建社会	304
第二十六章 封建制度和封建阶级	381
第二十七章 庄园：中世纪时代的农民状况	422
第二十八章 城市的兴起和行会的形成	480
第二十九章 早期中世纪时代的结束	523
参考书目提要	543
译名对照表	593



第十七章 十字军时期的意大利 (1100—1300 年)*

意大利在西欧、拜占庭和穆斯林世界之间的中心地位决定了它在十字军时期占着中世纪商业史上的优先和卓越地位。沿亚得里亚海的威尼斯和巴利逐渐增加了它们和君士坦丁堡、埃及、叙利亚、巴巴利海岸的贸易。阿马斐、热那亚和比萨同科西嘉、撒地尼亚、巴巴利海岸和南法进行着贸易。正是意大利人,首先组织了在河流上用船舶、在阿尔卑斯山路上用大篷车的运输方法。他们是香宾市集上的主要商人集团;他们也首先改进了商业上的重要营业方法,就是使用汇划票的办法。尽管有通行税和关税的阻碍,尽管有沿途的不安全 and 时常碰到战事的危险,意大利的商业还是非常繁荣的。

在上面一章里,我们已提过:政治统治的不同和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多样性是中世纪意大利历史上的显著特征。在十字军东征时期,这些特质还加剧并扩大起来。意大利比往昔更加成为“一个地理名词”了。所以,叙述意大利的历史时,我们不可能把它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讲。相反地,我们必须追叙几个个别地区的历史,尤其是那里的几个城市的历史,因为意大利本质上是有众多城市的和

* 地图:锡倍德:《历史地图册》,第 72 页。





城市国家的地方。意大利的半岛形状决定了那些伟大商业共和国：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的海运性质，也决定了诺曼人意大利和西西里在地中海区同利凡得的广大贸易。意大利内地也先后发展了两个重要的商业和工业地区，就是，伦巴平原和多斯加纳；人口稠密的伦巴城市，尤其是米兰城，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早已表现出来，而多斯加纳，后来在十三世纪由于有着两个竞争的城市，佛罗伦萨和塞亚那，也得享盛名。罗马城从来不曾有过商业上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教会高度发展的财政政策，在十二世纪，它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由此看来，意大利可分成为五个分隔的商业地区：(1)伦巴第，(2)威尼斯以及沿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扎拉和拉古萨城市，(3)利古里亚沿海共和国：热那亚和比萨，(4)下意大利和西西里，(5)多斯加纳。当贸易的重要性提高的时候，这些竞争地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甚至早在十二世纪，它们之间已时常发生战争。所以，对于各地区的历史，约在1200年之前，还可分别叙述；但在此之后，全意大利都已卷入一个政治经济斗争的漩涡里了。

关于意大利的这些个别的商业地区，应指出一个重要点：即地理环境对它们的影响。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由于它们地位的关系，没有可控制的腹地，所以，是海洋性的，而它们的商业是依靠它们的海权的。下意大利和西西里经营半陆运、半海运的商业，而伦巴第和多斯加纳城市，因为在内地，则完全从事于陆运贸易。

在伦巴第和多斯加纳，基本人口是手艺人、勤劳而又守法的人民；在他们之上有一个繁荣的中等阶层；他们大多从事于

商业,他们的商业公会系统,是一个又牢固又有伸缩性的组织。对外贸易使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萨变为强大,正像从制造业所获得的财富使米兰和佛罗伦萨能够征服并兼并在它们周围的贵族领地那样。对这两种富源,罗马城一种也没有。它的位置是不适合于贸易的;因为没有市场,它不出产什么可以出售的东西,又由于长期的疏忽,它的沿海区坎帕纳的不健全状态,使那里的肥沃土地遂无法利用……因为没有工业,所以那里没有什么值得称做一个市民阶层的人口。居民仅仅是乌合之众……他们住得太近圣物,因而对它们没有多大尊敬的感觉;他们凌辱教皇并敲诈云集在那里神殿的香客们;他们也许是在欧洲没有运送过新兵去参加十字军队伍的唯一社会。教士、僧侣和一切形形色色的教廷食客,构成了人口中的大部分;而在其余的部分中,很多人在半行乞的状态下,依靠无数的宗教团体来维持生活;这些团体本身也是由于接受赠与或由于掠夺拉丁基督教国家而发财的。那里的贵族家庭众多,既强横又残暴;他们有一群目无法纪的扈从队伍跟随着,经常地互相进行战斗,或在附近乡村的堡垒中,或在城内的街道上。^①



至于罗马城商人,只是些店员。全部真正兴旺的工业,仅仅是云石匠、金银匠和镶木细工的行业;他们都是依靠教廷来维持生活的。

在十字军里获益的意大利国家中,威尼斯是最早的,也是最大

^① 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



的国家。上文已说过,早在那个运动发生之前,威尼斯在亚历山大城已享有贸易的垄断权,并在君士坦丁堡已获得一个重要的基地。当波希蒙德在 1105 年像他父亲在 1081 年所想做的那样,企图占领都拉索的时候,威尼斯再一次阻挠了这一计划,并向拜占庭皇帝索取报酬,要求增加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利益。他们所获得的让与权,非常巨大,所以亚历修的继承人不愿继续履行条约;威尼斯为了报复这一行动,占夺了萨摩斯和开奥斯两岛。后来,拜占庭帝国由于害怕诺曼人的侵犯,仍然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接受威尼斯的要求。在援助了皇帝麦纽尔在科孚抵抗诺曼人(1149 年)之后,威尼斯的前景似乎比以前更加灿烂了。它被给予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新的居住区和另一个码头;而它的贸易自由权还扩展到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此后,威尼斯人开始同希腊人互通婚姻,也总是完全局限于他们的居住区内。1172 年,他们和麦纽尔的误会,使商业停止,但不久威尼斯人又获得了和希腊人平等的地位。单单在 1192 年这一年里,伊撒克·安极乐斯赐给威尼斯四张单独的特权状,而在 1200 年,他的弟兄还以东罗马帝国全境内的贸易自由权给予威尼斯人。当时,西欧人对帝国竟以保护人自居,而称之为“小罗马”。威尼斯殖民帝国,就是这样地建立起来的。在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商站位于佩拉的郊外,人口很多,以致希腊政府为此常感到焦虑。从伊撒克·安极乐斯的一项条约里,我们可判断威尼斯人在“小罗马”各地侨居的人数多么多;条约规定:威尼斯人,如遇帝国需要他们的援助,应配备一百只船;每只船应有一百四十个桨夫,总共应有一万四千人。从这一项规定的数字看来就可想见一个包括妇女、儿童、商人、代理人、手艺人在内的

巨大人口了。在意大利,威廉二世于 1175 年也以他国家内的自由贸易权赐给威尼斯人,并把他们应付的关税,减少了一半。

从十字军初次出现时起,希腊皇帝就害怕它们来到东方,而事件的进展果然证明了:他们的畏惧心理是具有充分理由的。为了尽量利用这项局势,东方皇帝曾竭力联络意大利的商业城市,以期它们成为有用的同盟。1111 年时,比萨获得了那位在黄金角的南岸、对着威尼斯居住区并毗连过港渡口的一个码头,那就是今天的加拉达桥所在地。威尼斯的权利扩大了。麦纽尔一世昆尼诺斯(1143—1180 年)开始认识到:一个足以成为有助的同盟的城市也可成为一个危险的敌人,他对在首都里的这些团结的外人团体,有些害怕,因而他要求每个人应举行封建式的忠诚宣誓,使意大利人对他负有付租、献金、服军役等等的义务;而他所要索的又往往是苛重的捐税。据估计,1180 年时,在君士坦丁堡约有六万个意大利人。然而,那正在和诺曼人作战的并梦想对意大利重建东方帝国权力的麦纽尔,为了实现他的目的,对意大利人还赐给了更多的让与权。威尼斯人所得的部分,上文已讲过。比萨人在过去一个不知道的时期,曾被逐出于城内,现在,在他们的领事向皇帝宣誓效忠的条件下,准予回来了(1171 年)。在早些时候,热那亚在加拉达已有一个居住区,但直到麦纽尔时代,它的市民才被放在和比萨人平等的地位上。热那亚人的居住区有着一段困难的历史;它曾被威尼斯人或希腊人破坏过,并约在 1200 年时由于居住区主人的海盗行为被没收过,但在 1201 年热那亚人的特权得告恢复,那是在第四次十字军之前给予商业城市的最后一次让与权。在这时期,在加拉达有一块居住区的拉古萨,也可算作一个意大利城市。



这些居住区,都是位于黄金角的水滨上。每个居住区不可缺少的部分,是那连接码头和船舶的扶梯(scala)。有趣的是:今天土耳其人还沿用“scala”一词来指一切船坞和码头。

伦巴城市的诞生固然不是由于十字军运动,但它们却大大地激励了这些城市的发展。它们运输贸易的数额和种类变为这样巨大,以致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的沿海城市 and 布罗温塞尔城市像马赛那样,都不能完全承担下来。波河的巨流以及它通至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北方支流、那些辐辏于伦巴平原的阿尔卑斯山路、这些山路所提供的到德意志和法国去的捷径——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米兰、巴费亚、格里摩拿以及几乎每个其他北意城市都增加了它们的财富和人口。

伦巴城市兴起的直接因素,是商业的复兴。我们可把格里摩拿的历史作为例证。起初,威尼斯和科马奇奥的商人来到这个城里经商,后来,当地商人开始把商业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在格里摩拿,主教和附近贵族反对市民阶层势力的日益成长,因而他们和市民阶层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如在 924、970、978、992、998、1031、1048、1058、1066 年。从这种冲突次数的增加,可见那里的贸易日益变为重要,而那里的市民的政治自觉性也逐渐发展起来了。1066 年以后,关于这些冲突,没有记载。但显然,到了 1114 年,主教和贵族早已放弃这项挣扎,因为在那一年,当皇帝亨利五世给格里摩拿城以城市宪章时,他表示:他似乎是在使一个长久存在的情势变为合法化而已。

米兰,由于它接近大部重要山路的幸运,由于它的市民的努力,占有这项贸易的最大部分。在西端,巴费亚占着第二位,因为



巴费亚为热那亚充当了中间商角色。格里摩拿可能占着第三位。在所有的伦巴城市之间,为了贸易的优厚利润而进行了激烈的竞争。格里摩拿,在1098、1116和1130年,曾进攻格里马;在1110年,曾进攻布里西亚和托东那;在1120年,曾进攻帕马。但是米兰的贪欲比起任何其他城市还要大。罗塞耳二世在1136年曾看出:伦巴第是“一个城市公社的战场;各城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仇恨,使它们分成敌对的同盟体系”。十二世纪早期,在伦巴第成立了两个敌对的城市同盟;它们的首领,米兰和巴费亚,互相争霸。帕马、摩德拿、格里马、托东那和布里西亚站在米兰方面;罗地、格里摩拿、皮阿森扎、勒佐、诺瓦拉和阿斯提站在巴费亚方面。1111年,米兰人把罗地城削为平地,逐出了那里的居民,使他们居住于它周围的小村里。巴费亚同盟被迫接受了屈辱的条件,那标志着米兰的商业霸权。于是托东那城重行建造,亚达和提斯诺两河上的桥梁也告恢复;这样,米兰可直达诺瓦拉领土和蒙斐拉侯爵的庄园。

据说,在十一世纪末期,米兰已有三十万人,住在米兰城内和在隶属它的周围村庄地带内。它曾拟订一项宏伟计划,就是,要集中所有波河流域的商业于自己手里或强制它的竞争者向它纳贡。米兰陆上部队在公路上巡逻,拦阻商队,强制他们把商品运到米兰去,不管他们要到哪里去。它的武装船舶在河流上和运河上对格里摩拿及其他城市的船舶进行检查。当这些强制办法不生效力时,它就采用战争了。1127年,在长期围攻之后,它使科摩变成废墟;在这次围攻里,它的很多臣服城市的民兵也参加作战。在这次战争里,米兰还雇用了比萨造船匠来建造一支湖上舰队。为了自卫起见,北意城市在巴费亚领导之下,组成了同盟;1130年当皇





帝罗塞耳二世来到意大利时，它们请求他的支持。然而，皇帝因事远至南意，然后遄返德意志去；因而没有什么结果。但是，1158年，当米兰第二次破坏罗地时，它发觉自己已做得过火了。当时，罗地乞援于皇帝。

皇帝腓特烈红胡子的政治和社会哲学，是封建传统和复兴的罗马法的混合物；里面不容什么自由城市制度的，更谈不上这样大胆的城市公社制，像米兰城的那样。在他领兵越过阿尔卑斯山之

后,他一定曾认为:伦巴意大利是一个奇特的景象。弗赖辛·鄂图,皇帝的叔父,也是十二世纪中杰出的历史作家,流传下来一篇关于这个地区的描写:

几乎整个地区分属于各城市,每个城市强制它的领土上居民服从自己的权力。在一个广大区域内,人们几乎找不到有一个有地位的或重要的人是不承认他城市的政权的……论财富和权力,它们胜过了世界上一切其他城市;它们的统治者〔皇帝〕继续驻在阿尔卑斯山彼侧因而长期不在的情况,也进一步促进了它们的独立地位……它们虽以生活在法律下来自豪,但并不服从法律……在所有的这些城市中,米兰已成为领导者……在意大利王公中,差不多只有阿斯提的主教和蒙斐拉的侯爵威廉(一个高贵的伟人),能够使自己脱离了城市的控制。



按社会经济的意义来讲,这些城市居民通过从工商业积聚起来的财富的增加,已摆脱农奴状态而成了自由人与市民了。按政治的意义来讲,伦巴城市已成为自由的自治共和国。米兰所实行的原则和腓特烈一世在伦巴第所看到的城市独立的巨大程度,两者都是使他震惊的。“伦卡里亚会议是对由于捣毁市民巢穴而重建了秩序所举行的一次庆祝合唱。”当时,所流行的可怕混乱状态,也同样使得他感到震惊。米兰对平原上的大部分城市正在进行战争;威尼斯对拉温那,维罗那与维晋萨对巴土亚与特累维索,比萨与佛罗伦萨对卢加与塞亚那,也都在战斗。一个德国历史家写道,

“残酷的作战派别，使意大利浸沉于血泊、火焰和抢劫的氛围中……城堡、村庄、田野都被破坏无遗。”对于他的说法，如果没有一个伦巴作家予以证实，我们可能有所怀疑；有位伦巴作家写道：“荒野和狼比农业增加得还要多。”伦巴城市还需要长久的时间和痛苦的教训来学习这一道理：自由和自治只有通过经验，才可获得；如果滥用的话，它们就会失掉。

经由西阿尔卑斯山通法国的四条山路，对皮德蒙特和西部伦巴第的关系，正像德意志阿尔卑斯山路对中部与东部伦巴第以及南部德意志的关系一样。现在，我们必须谈一谈这些山路。它们是：大圣伯尔拿山路（这是唯一向西北的山路，对莱茵河流域和塞纳河盆地都同样有利）、小圣伯尔拿山路、塞尼山路、日内佛尔山路。由于这些山路地势高、险阻以及气候的危险性，旅行本来是困难的，而况古代罗马的建设已被破坏。查理曼传的作者爱因哈德，伤感地论述了跨越阿尔卑斯山路的“困难”。当然，他对这些山路是很熟悉的，因为他有一篇生动的记载留传下来：他描述了把两个东方圣徒的尸体运过阿尔卑斯山到德意志路途上所遭遇的艰苦情况。在中世纪的中期，这四条山路都位在勃艮第王国境内，但当封建分化过程逐步进展的时候，那个“王国”几乎成为一个政治的空壳，而这些山路的控制则落入阿尔卑斯山两侧的各个领主手里。于是，这些山路的西端大部归属萨伏依公爵所有。

然而，在长时期内，位于意大利那边的这些山路的起点，是在皮德蒙特的公爵手里：例如，伊甫累阿的侯爵控制了大圣伯尔拿山路的意大利方面的入口处；亚俄斯塔的伯爵同样地控制了通往里昂和格勒诺布尔的塞尼山路以及小圣伯尔拿山路；苏萨的领主扼



守了通往布罗温斯和格勒诺布尔两城的日内佛尔山路的入口处。从伦巴第各城市来的商人,都须取道于其中这一条或那一条山路的;巴费亚、阿勒散德里亚和摩德拿,实际上是他们的票据清算所。1027年,当皇帝康拉德二世同英国和丹麦的国王卡纽特大帝,在罗马城会晤的时候,他们协议暂时合理地豁免了香客与商人在这些山路上的通行税;伊甫累阿·阿多英曾封锁意大利那边的山路起点,而这种情况直到皇帝康拉德二世在1032年获得了勃艮第横跨阿尔卑斯山领土时,才得改善。到了十二世纪,有三条山路和日内佛尔山路的意大利一端,已完全归萨伏衣所有。同萨伏衣公爵分享通行税收入的,只有某些被照顾的寺院,然而,后者对于往来旅客给予救济,作为还报。亚马厄斯三世在1124、1125、1137年,对大圣伯尔拿山路上著名的庵堂^①,曾多次赠与,他同时也关心于改进那些塞尼山路上旅客的安适条件。在他的开明统治下,苏萨山峡曾有过繁荣景象。虽然他在萨伏衣的利益,在于征收封建捐税,但他很聪明,能看到:在皮德蒙特,他赞助公益的事情,是对他自己有好处的。苏萨成了他的一处喜欢的地方,因而是被免除通行税的。同时,他还保护他在萨伏衣的农业利益并“禁止他的伦巴臣民到他的勃艮第领土上去购买绵羊或羊毛,大概因为畜牧和出产羊毛业是那里的主要实业,因而伦巴中间商人,不准去参加这种贸易”。在阿尔卑斯山路上的通行税中,塞尼山路上通行税的收入,最为丰富。公爵精明地豁免了来自意大利的意大利人的通行税,而在回来时,他们也只缴付半通行税;这一规定一方面增加了



① 阿尔卑斯山中往来旅客寄宿之所。——译者

交通运输,另一方面也鼓励了在阿尔卑斯山南侧臣民的贸易。

在皮德蒙特意大利,阿斯提是最重要的城市;它的位置有利于横跨阿尔卑斯山的贸易。它的银公司:沙拉利、巴得利、巴拉尔利和比卡同香宾市集,有着密切联系。它们也处理萨伏衣伯爵们的很多政治业务。巴费亚是热那亚和南德意志之间的中间商。

尽管有战争、虐政和舞弊,伦巴城市的事业进展仍是与日俱增。正是这种强暴状态,象征着在社会经济上方兴未艾的新欧洲之希望和力量所在。这是为帝王不得不承认的自治市民的一个欧洲,这是自由手艺人 and 商人的而非束缚于庄园领主领地上农奴的一个欧洲,这是新经济状况、新社会结构、新社会观念、新政治形式的一个欧洲。

经过几年的破坏战争之后(战争的过程,这里我们无须详述),伦巴城市赢得了胜利。在君士坦士和约里(1183年),这些农奴和贱农的后裔被承认为帝国的公民,就是市民;他们的城市变为自由、自治的社会;制定法律、执行司法和课征赋税之权,掌握在他们手里;自由商人和自由手艺人的地位也获得承认;那些久已被城市所废止了的旧封建法律,让位给各个城市的近代习惯法,就是,符合于时代精神的习惯法,而非过时陈腐的封建习惯法;几乎所有从贸易和商业所产生出来的私人动产,也是和不动产处于平等地位上。在伦巴意大利,封建制度只是一个空壳而已;只是一些存留下来的枯萎而古旧的中世纪遗迹而已;像山顶上的颓废古宫一样,它们是静寂的东西,也是奇怪的东西。

米兰在被腓特烈一世化为灰烬之后,复兴起来,比以前还要伟大。米兰和其他伦巴城市,除了自己所造的商品之外,还直接采购

